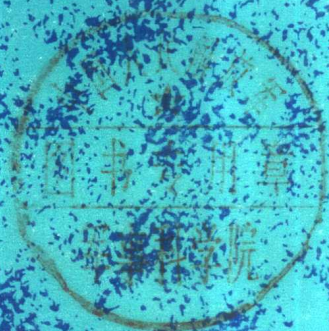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哲学史

资料汇编



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二集 第七册）

唯 生 论 批 判

主 编 钟离蒙 杨凤麟

一九八二年三月 沈阳

5020/36

目 录

《青天白日白色恐怖旗帜!》	秋 白 (1)
世界革命中的民族主义	秋 白 (5)
国民会议上蒋介石说些什么?	秋 白 (13)
辟陈立夫“三民主义的中正论”	野 王 (董必武) (17)
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	董必武 (21)
《唯生论》自序	陈立夫 (25)
民族生存的原动力	陈立夫 (26)
唯生论的人生观和社会观	陈立夫 (32)
唯生论的新伦理观	陈立夫 (36)
生命的动力——诚	陈立夫 (42)
新生活运动之理论与实际	陈立夫 (46)
新生活与民生史观	陈立夫 (51)
唯生论的宇宙观	陈立夫 (61)
新生活运动发微	陈立夫 (84)
三民主义之真意义	蒋中正 (88)
革命哲学的重要	蒋中正 (93)
国民精神建设之要旨	蒋中正 (99)
新生活运动纲要 (附新生活须知)	蒋中正 (102)
新生活运动第二期的目的和工作的要旨	蒋中正 (119)
为新生活运动周年纪念告国人	蒋中正 (113)
新生活运动二周年纪念之感想	蒋中正 (114)
新生活运动三周年纪念训词	蒋中正 (115)
民权主义的根据和特质	周佛海 (118)
民族主义之科学的说明	周佛海 (127)
三民主义的本体	周佛海 (135)
三民主义与中国革命	胡汉民 (150)
序许译“哲学的改造”	胡汉民 (153)
三民主义的历史观	胡汉民 (157)
三民主义的心物观	胡汉民 (167)
民生史观	萨孟武 (172)
布尔扎维克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与孙文主义之比较	萨孟武 (176)
中山先生之国民革命与马克思之社会革命之比较	萨孟武 (181)

中山先生之不平等观.....	萨孟武	(186)
民生主义实现的前提.....	萨孟武	(202)
行易知难.....	戴季陶	(209)
国民党的革命方略.....	陶希圣	(216)
新生命发刊词.....	《新生命》编辑部	(225)
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	胡适	(227)

青天白日白色恐怖的旗帜！

——国民党的所谓革命方法与布尔塞维克的革命方法——

秋 白

“青天白日白色恐怖的旗帜！”——广州的革命工人这样说。

青天白日白色恐怖的旗帜呢？因为在这面旗帜之下“革命”了几十年，何以工人要说这是白色恐怖的旗帜呢？因为这面旗帜已经完全被豪绅资产阶级霸占住了。国民党在这面旗帜之下，施行全国的大屠杀，工农民众死于这面旗帜之下的，至少有两三万人，——这就是最近几个月来所谓清党反共的成绩。革命的工农，那能不认定这面旗帜是白色恐怖的旗帜呢！

革命的工农说：“我们的旗帜是镰刀斧头红色旗”。是的，这是国际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旗帜，世界无产阶级，在俄国举起这面旗帜而实行社会主义的革命，实行解放俄国大多数农民，实行歼灭俄国白党军阀地主资本家的政权，实行建立苏维埃的无产阶级的真正劳动民众的民权，实行建设社会主义，实行赞助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国民革命。俄国革命的胜利到如今已经有十年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已经集合许多被压迫的民族，组织社会主义的苏维埃的共和国大联邦（苏联）。这一国家已经非常之巩固，已经开始走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这一国家里不但八小时工作制已经早已实现，而且从明年起就要实行每天七小时的工作制；这一国家里没有资产阶级的政权，这一国家里劳动民众真正能有一切自由并有管理国事的权力。这一国家的旗帜，便是国际无产阶级的旗帜——镰刀斧头红色旗。

青天白日白色恐怖和镰刀斧头红色旗比一比看！“青天白日”之下是屠杀工农，“镰刀斧头”之下是无产阶级的政权。中国的工人和农民自然是挑选镰刀斧头红色旗。真的不错。拿俄国十月革命后十年的情状和中国革命后十七年的情状比一比看！这青天白日之下的中国，是个军阀混战国民党屠杀工农民众的局面。那镰刀斧头红色旗之下的苏联，却是建设社会主义工农执政的国家。中国的工农民众自然很清楚的看得出：那是自己的旗帜，那是敌人的旗帜。

（一）民众革命还是军阀倒戈？

青天白日白色恐怖是国民党的党旗。国民党的主义，即所谓三民主义，似乎倒还没有什么。中国的工农民众，不但不反对民族独立（民族主义）民众政权（民权主义）社会改造（民生主义）；而且中国之内只有工农民众能实现这些主义。但是照最近的事实来看，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并不是如此解释的；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事实上是屠杀和欺骗民众的主义罢了。何以会弄到如此？何以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十年，便能切切实实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工人已经可以实行七小时工作制，农民已经可以由合作社的发达渐进于社会主义……而中国辛亥革命后十七年，仍旧是如此之糟的局面？主要的是革命方法的问题。国民党常常说：国民党的革命方法

比共产党的好。好！请问你们国民党的“革命”方法，何以革了十七年的命，仍旧弄成一个军阀混战，豪绅资产阶级专横的局面呢？

现在请看一看国民党的所谓革命方法。国民党的所谓革命方法：第一，便是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之帝皇保育政策自居的荒谬理论；第二，便是反对阶级斗争之豪绅资本家自欺欺人的反动思想。

国民党既然说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那么，何以又要划出三时期来限制民族民权民生的群众运动？原来所谓三民主义对于反共的国民党，只是骗人的鬼话。如果民众自己积极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便说这是“排外盲动”（戴季陶的告国民党的同志并全国国民书）；如果民众自己起来实行民权独裁，国民党便说这是流氓地痞自由行动（吴稚晖骂上海工人领导的市民会议政府等等）；如果民众自己起来实行耕者有其田和劳动保护条件，国民党便说这是破坏中国的工商业（汪精卫反共的口实）。民众自己起来实行民权主义，而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却大大反对，立刻屠杀压迫这些民众；——这不是很奇怪的事么？说穿了，却丝毫也没有甚么奇怪。原来国民党有特别的“革命”方法！

国民党要怎样实行三民主义呢？国民党不要民众来实行三民主义，却要他自己来实行三民主义。国民党自己是谁呢？难道是民众之外的怪物？丝毫也不是怪物！他——所谓国民党自己，便是军事长官：蒋介石是国民党，唐生智是国民党，冯玉祥、阎锡山是国民党，李宗仁、白崇禧、黄绍雄、张发奎、程潜、谭延闿、何应钦是国民党，甚至于陈调元、贺耀组、叶开鑫、杨森也就是国民党。总之，所谓国民党自己，便是这些新军阀。国民党是谁？国民党就是新军阀。这些新军阀要怎样便怎样；他们要打仗，便说别人是党贼，他们要抢地盘，便说是扩张党权，拥护党国——奇妙不可思议的所谓“党国”！于是一切屠杀争战压榨剥削的政策，便算是这些“国民党自己”实行三民主义的政策。国民党说：民众自己起来实行打倒压迫阶级是不好的，要这些新军阀来实行如此这般的三民主义，才算是好的“革命”方法。

这个天字第一号刮刮叫的好革命方法叫甚么？——叫做军政时期。三民主义之外，外加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的荒谬理论一枚，便变成反革命的三反主义（反民族反民权反民生的三反主义）。为什么？因为一面“唤起民众”，一面屠杀民众，——这就是所谓军政时期的解释。一面说军事底定，试行自治，一面却由各系新军阀的走狗所组织的党部去钳制民众，——这就是所谓训政时期的解释。一面说既达完全自治则宪政时期开始，一面还要这些党部去“养成民众运用直接民权……的自动能力”。——这算是宪政！

总之，国民党的所谓革命方法，便是他根本上不信任民众的力量；他只知他自己“懂得”革命，他自以为是一个教师，民众是一个小孩子；所以他以为可以先把民众打一顿（军政），然后再把民众教训一顿（训政）；最后他想民众亦许可以有运用民权……的能力了（宪政）。国民党因此绝对不是代表民众的，他总是站在民众之上，超乎民众之外，自以为有打杀教训民众的资格。这是他的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的理论之真相。

然而站在民众之上的是甚么怪物呢？原来国民党的所谓革命力量，只是军队；他的革命方法，只是运动自己政敌部下的军阀倒戈。这些军阀插起青天白日旗了，他便以为三民主义革命胜利了。这种“革命”方法，实际上便把国民党变成新军阀的党。国民党要不要民众？根本上是不要的。即使要，也只是要“民众”来替这些新军阀捧场吹牛摇旗呐喊罢了，不肯痛痛快快的实行三民主义，自然要以军阀的利益为利益；先说一句三民主义的骗人的话，立刻转口说：现在是军政时期，不许无知民众盲动。所以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的荒谬理论之基

础，便在于国民党不以民众为力量，不代表民众，而以新军阀为力量，代表军阀说军政，以压迫民众的革命行动。

如此的所谓纯粹国民党，所谓“忠实同志”的国民党，自然只剩得是三反主义的反革命党，丝毫三民主义也没有了。如此的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自然始终变成纯粹白色恐怖的旗帜了！如此的革命方法，自然革了十七年，革来革去，只是这一军阀推翻那一军阀，生生不已的造成许多军阀——现在从山西的阎锡山到广东的李济琛的军阀统治，都算是青天白日之下，这便是铁一般的事实！

真正的革命方法，只有布尔塞维克的革命方法，俄国的布尔塞维克在十年前的今日，因为真能率领无产阶级及农民的群众，拆散俄国资产阶级地主的军队，号召兵士群众自觉的参加革命战争，所以得到极伟大的革命势力——工农兵士群众的武装势力，这种势力才把俄国旧时的地主资本家的政权和一切剥削民众的权力机关，打得粉碎。所以俄国的十月革命，能够得到真正的胜利。这和国民党辛亥革命以及此后十七年的军政革命法相比，是怎样的不同！俄国十月革命的红旗，因此才是真正民众革命的旗帜！十月革命胜利，是俄国工农民众自动手摧毁治者阶级的政权所取得的；所以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工农民众真正得到政权，真正打破封建制度，真正实行土地国有，真正实行工业国有……如此的革命方法，才使俄国（苏联）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建设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资本国家的列强对峙，开辟世界革命的新纪元。

（二）阶级斗争还是阶级妥协？

国民党何以只知道军队的力量，不要民众的力量，甚至于摧残民众的力量呢？因为纯国民党的新军阀，实际上是豪绅和资产阶级的代表，豪绅资产阶级只想利用破产如失业的工农所组成的雇佣军队，这种雇佣军队的兵士，可以完全用兵法部勒，可以很容易的蒙蔽他们的阶级觉悟；豪绅资产阶级利用这种雇佣军队，一方面去和北洋军阀买办阶级争夺政权，别方面去压制民众中的阶级觉悟。如此这般的“革命”，可以使豪绅资产阶级“受其利而不蒙其害”：自己偷着了政权，而民众并没有觉悟起来——旧时的剥削阶级的地位让给了他（纯国民党的新军阀），而旧时的剥削制度（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制度）却仍旧可以维持着，——让他们豪绅资产阶级来尽情剥削。

如果国民党现时还要干些假民众运动，那么，这都是欺骗民众强奸民意的“民众运动”。请看国民党自己的供状：

“在军政时期，一切制度隶属于军政之下。……民众运动……做三种主要工作：一、协助革命的成功，二、训导民众团体之组织及其发展，三、宣传革命的主义和军政时期的政策。”（胡汉民的国民党民众运动的理论，见中央半月刊第五六期）。

国民党的所谓“革命”，原来只要假造些民众团体，来协助所谓革命武力，宣传军政时期的政策！国民党一看农民杀戮豪绅没收土地，便说这是阶级斗争，便动手屠杀工农。为什么？因为这种真正民众革命，侵犯了豪绅资产阶级的剥削权，不是协助那些纯国民党的新军阀，而是侵犯新军阀！工农民众起来摧毁买办豪绅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国民党的新军阀便屠杀工农民众。这不是阶级斗争是甚么？

国民党的新军阀自己最近一年来如此忠实于豪绅资产阶级，如此努力的实行反对工农的阶级斗争，他们却还有脸否认中国有阶级，高唱阶级妥协的论调，却还要“民众”运动来协

助“革命的武力”（新军阀）！

国民党说中国没有阶级斗争，说孙中山主义是主张预防阶级斗争，说中国国民革命是要阶级妥协。但是中国社会客观上早已有阶级斗争：——工农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军阀买办豪绅资产阶级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之中，工农民众胜，便是中国革命胜利，豪绅资产阶级胜，便是中国革命失败。国民党也不过口头上说阶级妥协罢了。客观上阶级斗争发展起来，在这种时候，谁在口头上说阶级妥协，实际上他便是帮助豪绅资产阶级压迫屠杀工农，代表豪绅资产阶级向工农实行阶级斗争！国民党如今既然帮着豪绅资产阶级在全国大施屠杀，他自然便是中国革命失败的罪魁。他的旗帜如何能不变成白色恐怖的旗帜呢？

国民党的理论说：阶级斗争的革命方法不好，阶级妥协的“革命”才来得个好！如今试看，国民党的所谓阶级妥协：一、起先还是使中国劳动平民不要直接的行动，去反对帝国主义，随后竟是禁止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便成为帝国主义的新走狗（如蒋介石与日本妥协，禁止排日运动，如今他还在东京对日本人说“国民党并非排日者”；如南京政府的所谓实行关税自主，事实上已经不过是实行马凯条约，并非取消甚么不平等条约，尚且因为妥协而不能实行）。二、起先还是不准民众自己选举政权，随后竟是屠杀工农民众（如上海民选市政府的被摧残，两湖农民协会工会的被屠杀……）。三、起先还说是订劳动法，实行二五减租，征收田价税，渐渐实现耕者有其田，随后竟是完全的欺骗工农，甚么农民减租，劳动保护也没有，更不用说甚么耕者有其田，事实上只见纯国民党的新军阀屠杀工农，纯国民党的假工会假农民协会，做工贼农贼的勾当，帮着资本家地主压迫剥削工农罢了。这种“革命”方法——阶级妥协的方法好不好呢？好！这就是国民党代表豪绅资产阶级讲阶级妥协以欺骗工农民众，其结果是中国社会中一切压迫剥削制度都保存着。革了十七年的命，仍旧是军阀地主资本家豪绅买办政客官僚专横的局面。“青天白日”变成了黑暗世界，变成了白色恐怖的世界！

真正的革命方法只有布尔塞维克的阶级斗争的方法。布尔塞维克在俄国能够在阶级斗争之中，坚决的代表工人阶级，向地主资本家奋斗，引起千百万农民奋起斗争。俄国布尔塞维克在十年前的今日，能够在阶级斗争中不妥协不犹豫的率领工农兵士群众的武装暴动，而得到最后的胜利；这正是因为他们的几十年来革命工作，无在不是代表被压迫的工农阶级，向地主资本家斗争，因此，而能发展工农民众的革命独裁，建立苏维埃的政权；因此，他们能坚决的镇压一切反革命的白党，不但不怕得罪了豪绅资产阶级，而且能无顾惜的摧残豪绅资产阶级地主的反革命的所谓“秩序”，创造工农的革命的秩序；资产阶级地主的反革命完全肃清之后，他们能运用新经济政策，在经济建设事业上继续力行阶级斗争，抵制私人资本的发展，而巩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十月革命——阶级斗争的革命十年之后，我们已经看见崭新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国家。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很清楚的看得见：这阶级斗争的红色旗，是他们自己解放自己的旗帜；而所谓青天白日的旗帜——号称阶级妥协的旗帜，只是欺骗他们杀他们的旗帜！

总之，纯国民党压制民众而将“一切隶属军政之下”的所谓革命方法，高唱阶级妥协而实际上代表豪绅资产阶级压迫工农阶级斗争的所谓革命方法——其结果，使国民党变成纯粹白色恐怖的党。这尤其在最近一年来，有铁一般的事实，摆在中国工农民众的眼前。

只有布尔塞维克发动工农民众，坚决的率领工农向地主资本家实行阶级斗争的革命方法，才是真正的革命方法，才能使大多数民众真正得到解放。苏维埃共和国十年的存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蒸蒸日上，亦是铁一般的事实，摆在世界工农的眼前。

我们没有别的结论，只有重引广州革命工人的话：

“青天白日 是白色恐怖的旗帜！我们的革命旗帜是镰刀斧头红色旗！”

一九二七、十、二九

（原载《布尔塞维克》一卷三期，一九二七、十一、七）

世界革命中的民族主义

秋 白

（一）豪绅的民族及其主义

孙中山是中国的革命者，反对外国压迫的革命者——民族主义者，他真心真意的要富国强兵，从他上书李鸿章建议采取西洋物质文明起，一直到他遗嘱取消不平等条约止，自始至终他的确是要为中国的解放而奋斗。他是民族主义者。但是，中国的“爱国者”多得很呢，尤其是现在，——蒋总司令“代表全中国”三番四次的说：“必须与列国一致反对第三国际”。这个所谓“全中国”是谁的中国？——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中国。中国大多数工农贫民不准阶级斗争，不准争自由和平等以及民众自己的政权，却应当为“国家尽义务”，应当“牺牲自由”，当苦力，来争“国家之自由与平等”。如此的民族主义，老实说起来，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等等都非常之赞成的！如此的民族主义实行之后，所谓中国的民族地位恢复之后，中国国富而兵强之后，才能进而实行孙中山想像之中的世界主义，——那就是或者用“霸道”去并吞世界各国，或者是用“王道”去平天下。这样的世界主义，老实说起来，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等等，也可以举起两只手来投票赞成的。

可惜，中国现在还是“次殖民地”，事实上办不到如此这般的世界主义，因此，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还很客气说“我们不要学列强的帝国主义”。不但如此，他当时很实际的见到世界无产阶级可以帮助中国的民族的运动。孙中山为要得着这种帮助起见，不得不说：

“俄国人自己推翻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的国家变成新社会主义的国家……改成用和平的新政策，这种政策不但是没有侵略各国的野心，并且抑强扶弱主持公道。于是世界各国又来怕俄国……因为现在各国表面上的政权，虽由政府作主，但是实在由资本家从中把持，俄国的新政策要打破这种把持，……国际间大战是免不了的，但是那种战争，不是起于不同种之间，是起于同种之间。白种同白种分开来战，黄种同黄种分开来战，那种战争是阶级战争，是被压迫和横暴者的战争，是公理和强权的战争。……白种人主张公理的，黄种人主张公理的，一定是联合起来；白种人主张强权的，和黄种人主张强权的，也一定联合起来，有了这两类联合，便免不了一场大战。”

孙中山这一——关于阶级战争的预言，已经开始实现了。“大战”虽还没有爆发、“小战”却是早已开始：黄种的强暴者蒋介石等中国豪绅资本家日本帝国主义和白种的强暴者英

美法意等等帝国主义联合起来，极残暴的向黄种的中国工农贫民和白种的苏联无产阶级国家及世界的革命无产阶级作战，——对俄绝交，与列国一致反对第三国际，屠杀中国各地的工农贫民以千万计以及杀戮苏联驻华的领事外交官。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忠实信徒，如此的“忠实”啊！

这些忠实信徒如果是忠实的，那么，他们的总理就太不忠实了。国民党的不忠实的总理何以这样勇敢的忽然敢说“阶级战争”呢？不是的。他并没有主张阶级战争。他是将这种“赤化”（现在的时髦名词是“恶化”）——他是将这种“恶化”的言词恐吓帝国主义罢了。因为他见着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太厉害，他那时是想用联俄政策吓吓帝国主义，使帝国主义让些步。他亦许真心愿意帝国主义列强国内的阶级战争，能够帮助中国的解放。——他虽然根本上是反对中国国内的阶级斗争，但是他深深感觉到中国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所以他一方面要求中国工农不准斗争，别方面又仿佛要联合世界的工农，来实行阶级战争。他的地位，中国资产阶级的地位，生来是自相矛盾的。他就连在民族主义上这一点革命的倾向，也是不能彻底。

他在民族主义演讲之中，历历叙述帝国主义的侵略。他说外国压迫中国是比压迫纯粹殖民地还要厉害。他称中国为“次殖民地”。他说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有三种力量：政治的力量，经济的力量和人口的力量。他说中国人口增加太少了，快要灭种。其实，帝国主义要中国的工农当牛马，未必见得要消灭中国人，他们正需要廉价劳动的牛马，中国工农亦许求死不得呢。他说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洋货的输入（关税入超），外国银行的纸币，国内外商银行的汇兑，外国银行里的中国存款，外国轮船上的货物运费，租借地租界上的地租地税，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权产业，外商的投机事业及其他种种之剥夺，这几种“经济压迫令我们所受的损失，总共不下十二万万。此每年十二万万之大损失……至于亡国灭种而后已。”他说“我们”损失每年十二万万元。谁是“我们”呢？他没有指出。中国几万万工农的汗水，被中国豪绅资本家剥削去的，还不知道几百倍几千倍于十二万万元，——这是他没有见到的。而帝国主义从中国豪绅资产阶级方面每年夺去了十二万万元，他却是知道了。他仿佛代表中国的豪绅资产阶级说：“我们”赚来的钱每年要进贡帝国主义十二万万元，这太可惜了；如果“我们”剥削中国工农贫民而得来的钱之中，再多十二万万元，那多么好呢，如此的民族主义，简直明显的是中国豪绅资产阶级与国际帝国主义互争剥削中国工农之权的民族主义，

但是，事实上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这个力量去争，中国还是在列强压迫侵略之下，孙中山的办法是怎样呢？——他是去号召工农群众起来力争民族的解放，就是去推翻这些豪绅地主以至资本家，建立真正代表最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国家吗？不是的。他不看见中国的所以受压迫受剥削，是由于中国豪绅地主资产阶级根本上是卖国的，他们宁可投降帝国主义，请帝国主义帮助他们来多剥削些中国的工农。孙中山和这些豪绅地主的区别，只在于教训他们说：中国的贫弱，是因为失掉了一件宝贝，就是民族主义。他只看见中国人失掉了民族主义。他的意思是只要把这民族主义恢复了，中国就可以富强，——这就是说：豪绅资产阶级呵，你们赶快拿出民族主义来，工农贫民被民族主义的大帽子压住了，便可以剥夺他们的自由平等权利，使他们为“国家”而尽义务，多做些工提倡本国工业，多耕些田提倡本国农业，如此，你们可以多赚钱了，此其一；而且可以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因为“为民族起见”工农贫民等“无知识的人（四万万个阿斗）”，应当把“全权交给圣贤才智”的豪绅（诸葛亮），才能“争得国家之自由与平等”，如此，你们赚钱的压榨方法更可巧妙了，此其二；再则“为民族起见”，你们可以驱使驯服的工农贫民，替你们摇旗呐喊的恐吓帝国主义，至少可

以在十二万万元之中争回这么二万万元的收入，或者，也争得到豪绅的“中国之自由与平等”，此其三。你们看看这民族主义是多么好的宝贝呵！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前，得着许多苦的经验。他去请豪绅士大夫拿出民族主义来反对满清。但是结果呢？他知道了：“中国的民族思想完全没有了……革命思想发生之后，还有许多自命为中国学士文人的，天天来替满洲说话。”他知道民族主义不能靠文人（土豪绅士）去维持；他知道“那些有知识的阶级的靠不住”，所以民族主义要“在下流社会中藏起来，便去结合那些会党，在会党里头……保存民族主义。”既然如此，他是不是明白了只有“下流社会”劳动人民的工农是真正能力争民族的解放呢，他是不是明白了豪绅阶级是没有民族主义呢？不是的。他说民族主义要保存在“下流社会”之中，“好比在太平时候，富人的宝贝自然要藏在很贵重的铁箱里头，到了遇着强盗入室的时候……主人要把宝贝藏在令人不注意的地方，如果遇到极危急的时候，或者要投入极污秽之中，也未可知。”所以孙中山民族主义的主人，并非“下流社会”的劳动人民，而是富人。如果民族主义向来只在“下流社会”之中，照他的意思，这也不过是豪绅阶级暂时借个极污秽的地方，放一放他们的民族主义罢了。“下流社会”是极污秽的地方。“下流社会的智识太幼稚，不知道自己来利用这种主义，反为人所利用。”诚然不错，他们是会被人利用，现在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也正在想利用。但是，孙中山是不是主张唤起“下流社会”的阶级自觉，使他们不为人所利用，而自己起来斗争呢？当然不是的。他的结论是：上等人失掉了民族主义，下等人虽然有民族主义但是“智识太幼稚”“极污秽”，所以要中国能解放，唯一的方法就是恢复上等人的民族主义。

他要恢复民族主义，他便以为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是不共戴天的。他于是竭力的反对世界主义。他所反对的世界主义是甚么呢？他说：“我常听见许多新青年说，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不合现在世界的新潮流，现在世界上最新最好的主义是世界主义。”诚然不错，中国自从五四运动之后，青年之中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思潮便高涨起来。孙中山如果是反对这种世界主义，他就应当公开的说：我不赞成社会主义，我反对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我赞成各国劳动人民受各国资本家的蒙蔽，为各国资本家保护“祖国”，而“自相残杀”。但是孙中山没有如此的勇气。他胡缠一顿的说：“康熙是讲世界主义的人，他说东西夷狄都可以来中国做皇帝。”中山又说帝国主义者“天天鼓吹世界主义。谓民族主义的范围太狭隘，其实他们主张的世界主义，就是变相的帝国主义。”孙中山因此便做一个结论说：世界主义我是反对的，因为现在中国是弱国，要到“公理打破强权”之后，才可讲世界主义。如此说来，仿佛当时的新青年，曾经主张中山自己想像之中的平天下的世界主义，而要他来反对。这岂不是笑话？孙中山虽然是中华民国的开国伟人，但是阶级性的作用，竟使伟人变成无赖：他心上（中国资产阶级的意识）要反对劳动者的世界联合，但是不好意思说出口，于是诬赖当时的新青年主张“变相帝国主义”的世界主义，而来反对他。孙中山还举了一个著名的譬喻：“从前有一个苦力，天天在轮船码头拿一枝竹杠和两条绳子，去替旅客挑东西，每日挑东西，就是那个苦力谋生之法，后来他积存了十多块银钱……买了一张吕宋彩票……就把所买彩票收藏在竹杠之内。到了开彩那一日，他一见号单知道自己中了头彩，可以发十万元的财，几几乎要发狂起来，以为从此便可不用竹杠和绳子去做苦力了……便把手中的竹杠和绳子一齐投入海中。用这个比喻说，吕宋彩票是世界主义，是可以发财的，竹杠好比民族主义，是一个谋生的工具。”照他的意思，丢了民族主义是不好的。但是，这个苦力将竹杠连同彩票都丢了固然是太蠢，可是他是不是应当取出那张彩票来去领头彩呢？孙中山没有说下

去。中国的劳动民众决不丢掉竹杠，他们是真正在争民族的解放，亦可以说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但是他们必定将彩票从竹杠里拿出来去领头彩，他们必定在力争民族解放的时候，要去联合国际无产阶级。中国的豪绅资产阶级却愿意中国劳动民众只去帮着他们摇旗呐喊反对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可以使他们多赚些钱，他们决不愿意劳动民众联合国际无产阶级而根本摇动资本主义的统治；因此，照他们的意思，最好是那个苦力永久抱着自己的竹杠替他们挑行李，而忘记掉自己中了头彩。孙中山的反对世界主义，其真相是如此。

孙中山以为救国的唯一方法，便是一方面恢复民族主义——豪绅阶级的民族主义，别方面消灭世界主义——劳动民众的世界主义。

他用甚么方法来恢复民族主义呢？他的民族主义第五讲整整的讲了一天。照他的意思，中国原是一盘散沙没有民族的结合，然而中国人注重家族，可以“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的关系，当中是很结实的。”他是要如此来恢复民族主义的精神。这显然是封建宗法社会反动思想的幻想。一则，中国经济日益资本主义化，事实上是宗族崩溃而成较小的家族，家族崩溃而成小家庭甚至于无产阶级以及失业贫民，都剩得个人的“光棍。”孙中山的希望完全是复古的，是事实上决不可能的。他说“每一姓中，用其原来宗族的组织，拿同宗的名义，先从一乡一县联络起，再扩充到一省一国。……更令各姓的团体，都知道大祸临头死期将至，都结合起来，便可成为一极大中华民国的国族团体”。读者想想，这是不是空前绝后的大乌托邦呢？二则，中国阶级分化日益急遽，阶级斗争日益剧烈，譬如江苏南通姓张的大豪绅资本家（张謇的财产继承者），他们能够和许多姓张的佃农雇农贫农，姓张的木匠裁缝工人等结合巩固团体么？他们只能利用这种家族团体压迫工农，蒙蔽工农的阶级意识。不错，姓张的劳动者都知“大祸临头死期将至”（而且已经被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会同帝国主义者杀了不少）；但是张孝若等等大资本家正在大大剥削工人，赚钱享福；他们不但不觉得“大祸临头死期将至”，而且一定要劳动人民天天“大祸临头死期将至”，然后他们才有钱可赚。孙中山的这种民族主义，显然是反动的豪绅阶级的思想。或者孙中山更聪明些，他向豪绅说，你们不但可以藉宗族关系蒙蔽工农，而且可以由宗族扩大而成民族去蒙蔽他们，这是老的方法新的运用，再巧妙也没有了。

孙中山如此这般的民族主义精神恢复之后，要做甚么？——他的目的是：“可以代各宗族之争，而为对外族之争。”于是他讲到做成国族团体之外，如何恢复民族的地位了。

他说：第一要恢复固有的道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第二是要恢复固有的智能——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三是要发展固有的能力——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等的能力。第四还是要学一学外国的新发明。如此这般，便可以恢复中国民族的地位，而且可以“平天下，去统一世界。”

孙中山说中国人革命之后便不要忠是很不好，应当忠于国。中国的工农自从辛亥革命之后，他们是多觉悟了些，他们不愿忠于豪绅阶级的国，是当然的；他们要建立自己的国，才能忠呵。孙中山要资本家地主讲仁爱，但是事实上他们只是屠杀工农。孙中山要中国人讲信义，但是中国资本家却在到处取消一切与工会所订的条件。中国这些宗法社会的道德，已经不能存在。中国工农劳动民众正在创造自己的新道德，勇敢忠实坚决团结的道德，在他们自己的斗争与组织之中创造出来。他们知道只有自己斗争才能争得解放，不能希望资本家地主的仁爱和信义。孙中山希望中国的豪绅资产阶级能够恢复那些旧道德，便可以救国，可以增高中国的民族地位，不但是妄想，而且是反动的思想。

最有趣的，是孙中山很骄傲叙述他和英国领事的谈话，他对英国领事说：“我们因为已

经进步了二千多年，脱离了讲打的野蛮习气，到了现在，才是真和平。”他大概认中国的和平道德是至高无上的，可以拿来“统一世界，用王道平天下。”但是他说到建立国族，须从宗族扩大的时候，又说“闽粤向多各姓械斗的事……求为姓中吐气，事虽野蛮义至可取”，这是可以“放大眼光，合各宗族之力来成一个国族，以抵抗各国。”如此说来，中国的和平道德也未必见得有多大高明，不但械斗，军阀的混战和屠杀，早已是中国的家常便饭，就是孙中山自己，也还主张以宗族械斗的精神，从事于民族战争，就是有可能时，不妨用些霸道来平天下。

豪绅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本来就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必然产物，他们想以“民族”来蒙蔽工农，同时，也没有不想用民族主义去侵略其他民族，而变成帝国主义的倾向的。何况孙中山民族主义演讲的通篇意思，虽然包含着些“赤化恶化”的话头，如称赞苏联等等，可是一贯的意思，是要模仿日本。他一则曰：“日本强盛之后，不但是大和民族可以享头等民族的尊荣，就是其他亚洲人，也可抬高国际地位。从前以为欧洲能做的，我们不能做。现在日本能够学欧洲，便知我们能够学日本，我们可以学到像日本，也可知将来可以学像欧洲。”再则曰：“从前日本用藩阀诸侯的关系，联络成了大和民族。当时日本要用藩阀诸侯那些关系的原因。和我主张联成中国民族，要用宗族的关系是一样。”

总起来说，孙中山要中国模仿日本是甚么意义呢？就是用宗法封建的方法，结合成中国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族，以提倡民族主义精神及固有的宗法道德为名，禁止工农的阶级斗争，禁止工农与国际劳动民众联合，以图创立中国豪绅的民族及其主义。如此的“民族主义”，现在国民党的忠实信徒正在实行；其结果只是军阀混战屠杀破坏中国经济，受帝国主义的操纵支配，以反对苏联及国际无产阶级，对外是和平友好妥协的政策，博得帝国主义的夸奖，实际是卖国，是帮助帝国主义维持其对华统治。

因此，我来替孙中山说情罢：孙中山虽然在民族主义第一讲里，说了些恶化的话，其不忠实的程度还是很有限的，他的根本精神还是忠实于豪绅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忠实同志呵，你们饶饶孙中山罢，不要开除他了，不要通辑他了，省得他也和汪精卫一样，受了通共嫌疑，要亡命到外国去。

再则，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之中，还有一个精义，就是将蒙满回藏四民族，同化于汉族，以造成中华民国的国族。这一精义，孙中山在民族主义演讲之中“忘记”讲了，——也许是逼于第三国际及中国共产党的命令，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写上了“国内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纲，因此不敢说了。现在既然分共，国民党忠实同志应当将孙中山从玻璃棺材里拉出来，叫他补讲一讲清楚：这种同化异族的民族主义，实在是民族主义的很呵！

（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与民族解放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最初不过是反对满清而已。当时的维新派（康梁）光复会（章太炎等）以及同盟会（孙中山等），不但不反对列强，并且都一致的对列强表示友谊，要求列强与之合作，以推翻满清。当时他们都尽力痛骂满清的野蛮排外，说新派人物是懂得国际公法的，是欧美文明的热心家。固然。他们都想要富国强兵自强独立，都是妄自尊大的尊王攘夷的思想家（他们之间不过程度不同罢了），都是东方文化的夸大狂，都是骨子里赞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都是以为欧美只有物质文明，中国的精神文明仁义道德是超乎万国的；但是，他们为“策略起见”，没有一个不极力献媚于列强，表明自己的和平友让，表明自己

比满清政府好，请列强承认他。辛亥革命便是在“保护外人生命财产”的旗帜之下进行的。孙中山的几次南方政府，都是采取请求列强否认北京政府承认他的政府为唯一政策的。

孙中山的国民党从什么时候才开始反对帝国主义呢？

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从五四运动之后，从孙中山受着了赤化影响之后，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之后。

为什么？因为中国从兴中会的革命运动及戊戌变法的维新运动以来，就客观上有资产阶级形式民族的倾向。一般的民族独立运动，在世界史上法国大革命前后，都是总的民权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意大利的独立，德意志的统一，少年土耳其运动等，都表现当时的经济发展，已经从封建式的宗法社会式的半自然经济，进到资本主义的时期。商业的发展和工业的兴起，要求全国统一的市场，要求撤废国内的关卡。这些经济生活里的变更，引起政治上形成民族的要求。孙中山想像中的民族，应当由家族宗族扩大而成，亦就是反映这种变更的过程。他只看见工商业的发展，要有国家民族的招牌来保护，同时，中国的旧思想里却只有家族观念，而没有民族观念国家观念。他所以着了急，其实这种着急，我们便在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上，也早已拜读了。他们——康梁和孙文，都很着急的去唤醒中国豪绅地主的民族观念，他们只想像着：如果中国人有了民族观念，能够驱使中国工农“为国家尽义务”，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头等国（像日本一样），那说是民族主义的胜利了。对于列强的侵略，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力量的时候，是不能反抗，不应当反抗的，他们不知民众的认识反帝国主义是伟大的力量。这种抛弃民众的民族主义几十年来是处处证明绝无用处的。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的先进份子，他们在俄国革命胜利之后，感觉到了世界社会革命的开始，他们觉到中国民众已经正在起来，可以利用这两种力量略略表示反抗列强的侵略了，他们只有在这种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略略的进于革命的民族主义。当辛亥革命之前，康梁派说“革命可以召瓜分”，孙文派便说“如果革命能保护外人的生命财产，那不至于召瓜分。”现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国民党的右派（冯自由等）说：“反帝国主义是共产党挑拨列强对我（国民党）之恶感，而削弱我大元帅（孙文）反对北京政府之外援”；国民党的左派却已经敢说：“白种与白种分开来战，黄种与黄种分开来战，那种战争是阶级战争”。这是孙中山的大进步。但是这种进步是始终不彻底的。

不过这些变更的经过，更明显的证明：“世界社会革命开始之后，一般殖民地弱小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的一部分。”当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确实执行联合无产阶级国家（苏联）的政策的时候，他的成分是工农小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的联盟，他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这种民族主义才有了革命的意义。

等到这些资产阶级以及豪绅，要利用“民族主义”的大帽子，来压迫工农反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那就这种民族主义不过是豪绅反动的工具；这所谓民族主义，不是反抗帝国主义的，而是反对工农的国际联合的。例如孙中山的反对世界主义，便是明证。最近国民党中央第四次会议的宣言，便更无耻的称国际共产主义是被压迫民族运动的大敌，而请求列国与“握有中国实际政权之国民党合作。”

总之，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一般民族解放运动都是总的社会主义革命之中的一部分。当这种时代，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国际主义的。因为只有彻底的国际主义，才能赞助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和殖民地的独立运动，赞助民族自决，一直到民族分立。而殖民地及一般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也是唯一能彻底反帝国主义，彻底争到民族解放的阶级。世界无产阶级

的国际主义和被压迫民族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件东西的两方面：他们之间是绝不会有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至于这些弱小民族中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就只有很有限的革命意义。当他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去反对帝国主义的时候，这种资产阶级还相当的参加革命，因为他的民族主义还有些实际意义，客观上还在世界无产阶级攻击世界资本主义的总战线之中；但是，那时他已经是时时刻刻倾向到民族改良主义方面去，随着真正革命力量的发展，而变成革命的障碍。等到这些革命势力——无产阶级及农民的革命潮流高涨，真正要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势力，亦就要侵犯到“本国”资产阶级的剥削权利，等到这种时候，资产阶级便反动了，便背叛革命以至“背叛”自己的民族主义，完全投降帝国主义了。所以现在——世界社会革命时代，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表面上是最彻底的，他不但“反对”白色帝国主义，而且还反对“赤色帝国主义”，实际上却正是反民族主义的。这是因为现在世界之中只有两个营垒：一是社会主义的世界无产阶级，一是帝国主义的世界资产阶级，在这世界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之中，是不容许东方资产阶级徘徊犹豫于两者之间的。他如果是开始反对无产阶级，他便必然帮助帝国主义——也就必然成为反对本国民族解放的力量。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狭隘的成见，是由于他的阶级性；他的始终要实际上反对民族解放，“卖国求荣”，也是由于他的阶级性。



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之中，“民族主义”不是甚么天经地义的死原则，同样，国际主义的反对战争主义，也不是甚么天经地义的死原则。最主要的是：世界无产阶级应当如何领导各国的一般劳动民众——非无产阶级的群众，农民等等，起来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统治。

列宁说：

“民族自决问题中主要的有三种方式的国家。

第一，西欧与美国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里资产阶级进步的民族运动早已終了。每一个“大”民族都已经进而压迫着国内的以及殖民地上的别种民族。这些统治民族里无产阶级的任务，正和十九世纪英国无产阶级对爱尔兰的任务一样。

第二，东欧各国：奥国，巴尔干，尤其是俄国。这里正从二十世纪特别发展了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性的民族运动，而有了剧烈的民族斗争。这些国家里无产阶级的一切任务，在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性的改革事业上，在帮助别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上，都必须坚决的主张一切民族的自决权，方才能够执行。这里最困难亦就最重要的任务，便是结合压迫别人的民族中之工人的阶级斗争和被人压迫的民族中之工人的阶级斗争。

第三，半殖民地如中国波斯土耳其及一切殖民地，总共总有几十万人民。这里资产阶级民权主义运动一部分刚刚开始，一部分是离終了时期还远得很。社会党人不但应当要求无条件的无赔偿的立刻的解放殖民地——这种要求的政治上的表现，亦就是承认民族自决权；社会党人还要最坚决的赞助这些国家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之最革命的份子，而帮助他们的革命，如果他们能从事于革命战争。——则帮助他们反对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国家。”

（列宁一九一六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族自决权》）

总之，对于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夸大的欺骗他们民众的，说甚么“德意志超越一切”“英吉利国旗插遍全球”“大日耳曼主义”“大斯拉夫主义”等等的民主体义（帝国主义），无产阶级是绝对反对的，所以也就反对这些帝国主义者的战争。对于俄国奥国等国内的弱小民族（对于英美等国的殖民地），便绝对主张民族自决。对于中国等半殖民

地及殖民地，则赞成民族解放运动以至民族解放的革命战争。同时，对于一切真正解放的民族——工农民众完全执政的民族，更主张建立工农的国家，主张各民族完全自由联合而组织联邦国。

这是列宁在欧战时候说的。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俄国旧时的被压迫民族，如波兰，芬兰，立陶宛等都分立而成独立国家。而工农革命胜利的民族，便组成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随后，更联合乌克兰白俄高加索诸国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列宁的民族问题上的主张，已经完完全全在事实上实现了。这一主张，便是工农劳动民众革命胜利，自己建立劳动者的真正民族，也就是各民族的劳动民众，自由联合起来，从劳动者的联邦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联邦国家，进于无国界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彻底的国际主义，也就是能够真正解放弱小民族的主义。

○ ○ ○ ○

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怎样呢？他在未得到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之前，只是很妥协的很可怜的富国强兵的梦想，只是努力表明自己能够“保护外人生命财产”的“民族主义”。他在压迫工农与共产党分裂，实行背叛革命屠杀民众之后，更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仍旧回到“生聚教训独立自强”的梦想，而实际上完全做帝国主义的走狗。

一九一六年到现在，世界历史和中国革命之中，经过多大的变更——阶级关系的变更！中国豪绅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已经从“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一分子，变成了反对这一民族解放运动的反动党，——变成实际上是反对民族主义的党。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只是像戴季陶的主张，要使“中国人的血流普被世界”，至少也是想同化蒙古回族等的帝国主义——治国平天下的帝国主义梦想。但是，这不过是梦想而已。实际上，他必然做英日美国财政资本剥削中国反对苏联反对世界无产阶级反对第三国际的一种工具。

○ ○ ○

我们必须知道：殖民地弱小民族的问题，也就是农民问题，这些国家，尤其是中国，最大多数被压迫的人民是农民。帝国主义的列强资产阶级或者直接压迫他们，或者会同殖民地反动的上等阶级，大地主买办阶级，来及现时中国的豪绅阶级，去压迫剥削他们。中国豪绅资产阶级，既然因为革命达到彻底改革封建式的土地关系的时期，而背叛国民革命，屠杀工农，以维持这些剥削制度——帝国主义对中国农民工人的剥削制度，那么他便不能不反对中国的民族解放。所以，现在不但中国只有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农民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革命，并且也只有无产阶级能够领导一般劳动民众，几万万的中国民众，完成民族解放的革命，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压迫民族而推翻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完成国际的社会主义革命，使中国民族真正得到解放，而与世界无产阶级联合，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所以中国要实行民族解放的革命，也就不能不反对中国的豪绅资产阶级！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一日

（原载《布尔塞维克》一卷十七、十八期，一九二八、十三——二十）

国民会议上蒋介石说些什么？

秋 白

——“天下乌乎定？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唯嗜杀人者，能一之！”——改孟子

中国地主资本家的国民会议开会了。南京政府的主席蒋介石长篇大论的发表了一篇“训词”。你看他说些什么东西？

第一，他首先就说：他遵照总理遗嘱“毅然清共”。不错！因为孙文的遗嘱上面写着“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唤起民众……”，所以他，蒋介石不但要毅然决然的和苏联绝交，屠杀苏联外交人员，并且要大大屠杀共产党员，工人，农民贫民群众。这表面上仿佛冲突，其实，一点也不，——那遗嘱是鲍罗庭假造的，当孙文画字的时候，口气正喘不上来，随手签着，一面用脚指头在床画“不，不不”三个大“不”字。所以谁能够首先执行遗嘱文字的反面，谁便是孙文的真正忠实信徒。蒋介石特别在这点上首先来演一折“丑表功”，也是当然的事。

第二，蒋介石及一切国民党杀戮工农民众之外，第二件功绩，便是屠杀兵士群众，实行混战。所以蒋介石接着说：“自国民革命军北伐迄于讨伐冯阎军事告终，就革命将士之死亡者，已达三十余万人，伤且倍于此”。总计死伤一百万人，这是他自己的供状。而且他说（请译成通俗的白话文吧）：“凡是这些空前重大的牺牲——死伤的一百万人，都是这次统一和平的代价，我们全国同胞……对于这一百万已经死伤的兵士，应当深刻的去认识他们，应当一致的去爱护他们，尽全力保障他们”！哈哈，我们一百万死人和残废的兵士，都是军阀地主资本家自相争夺牺牲品，承你蒋主席的大面子，等我们死了伤了，再来“认识，爱护，保障”我们，我们毫不愿意留在阴间十八层地狱了，请蒋主席高抬贵手，把我们从棺材里拖出来再活几年，把我们断了手脚再装上去多享享你的“认识，爱护，保障”的福气吧！

二

蒋介石屠杀了工农兵士三四年之后，又正在进攻红军和苏维埃区域。——这红军和苏维埃区域，以及全国的苏维埃运动，正是反抗屠杀的伟大的革命运动。因此，正在这个时候，蒋介石（以及汪精卫陈独秀托洛斯基）要号召国民会议，遵照总理遗嘱，用国民会议来抵抗工农兵会议（苏维埃）。

蒋介石报告他这两大功绩——杀工农，杀兵士之后，就对着这国民会议大谈其国民党的政治“理论”了。屠杀政策的军政时期，[据说是过去了。其实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河南福建